

蕉風 5



林...
畫

乙未冬月
文星湖
畫





華樹林

(影攝) 生寫

請不要損壞！

蕉風半月刊

第五期目錄

封面(國畫).....	會后希
寫生(攝影).....	林樹華
封建主義的文學.....	李亭
明天(詩).....	林風
山野底孩子(小說).....	白蒂
談藏書.....	黃昱
祖傳秘方(小說).....	夫人
勇士漢都亞的成名.....	余壽浩
生存的價值(詩).....	忍冬
食風與冲涼.....	蕭遙天
願(詩).....	林子基
我看會后希的畫.....	曾鐵忱
歧途(小說).....	重陽
百年前的星洲天地會.....	姚鴻聲
迫(漫畫).....	司徒然
獅城與馬來散記(書刊評介).....	馬厚西
青竹(國畫).....	會后希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出版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地址：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七五號

信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 O. Box 2034

承印者：新加坡聯樞印務有限公司

總代理：中國學生周報星馬辦事處

地址：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1.

Tel: 23733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十二期)叻幣二元二角

全年(廿四期)叻幣四元三角

封建主義的文學

李 亭

我會說過，此時此地的文學，是要反殖民地主義，反封建主義，與反投機主義的。反殖民地主義與反投機主義比較容易了解，至於什麼是封建主義的文學，為什麼要反對它？關於這一問題，似乎有詳加討論的必要。

原來文學之發生，許多都是由民間而來，從最古的民歌民話，以至漢代的樂府，六朝的新樂府，唐五代的詞，元明的曲，宋金的諸宮調，最初都是由民間開始出來的。這種來自民間的文學，也就是民衆所嗜好，所喜悅，與最投合大多數人口味的文學，在其最初的形式與內容上，當然是屬於民衆所喜聽的故事，與老百姓心之所寄托的東西。這種文學，有它的優點，亦有它的壞處。許多民間所固有的習慣與傳統觀念，往往極強固地黏附在這種作品裡面，經過若干流傳，或輾轉鈔襲之後，屬於民衆固有的保守性質，是更加強固與表面化了，變成封建思想極濃厚的東西。許多古代流傳下來的民間傳說的內容，不免有這種傾向。不過，就大體上言，這種文學的內容，不歌頌皇室，不抒寫文人學士的談窮訴苦的心緒，不講論國制朝章，它所講的是民間的英雄，是民間少男少女的戀情，所以它雖然帶有封建性，但仍能保存原有的天真純樸的作風，而這種文學，能一直流傳至今，其原因或在于此。

另外一種封建主義的文學，是並不來自民間，而是

由于某一個朝代的統治者，爲了實現其愚民政策，而特別製造出來的。在中國歷史上最顯著的事例，是漢代的提倡辭賦，像司馬相如楊雄等輩，在當時稱爲辭賦的能手，也以辭賦而博得了主子的歡心，走上功名富貴之路。而究其實，所謂辭賦的內容，大都彫飾浮辭，敷衍故實，完全沒有靈魂。牠的產生和存在，是爲了歌頌皇帝的功勳，進而博取皇帝的寵愛。如司馬相如，他因爲一篇子虛賦，被漢武帝看中了，便召見他，且給以官職。後來他看見漢武帝想做神仙，又寫了一篇大人賦，使漢武帝讀了爲之飄飄然。這些都是爲迎合主人所好而寫的東西，內容不僅子虛烏有，而且多屬神奇古怪，虛誕失實。誠如晉代的左思所論：「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據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爲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徵」。因爲這些沒有靈魂的作品，一味以投合主人歡心爲能事，自然是不足取的。至於楊雄這個人，他寫作的目的，更是充滿個人主義與利祿主義的觀念。歷史上說他獲得漢武帝信任之後，武帝郊祀于甘泉，他就寫一篇甘泉賦，武帝到河東，他又寫一篇河東賦，去羽獵，他便寫羽獵賦，在長楊，他便寫長楊賦。可見他的寫作的動機和目的，完全是看着皇帝的面色的，這些作品的內容，除了歌頌皇帝討好皇帝之外，還有什麼呢？我們研究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到了漢代，所以毫無出息，一方

面固然是因爲出了這些無行的文人，使漢代文學蒙上了濃厚的利祿觀念與投機的色彩。而當時的統治者利用這一種辦法，使一般士大夫階級，永遠俯伏于皇帝的陛下，高呼「我皇萬歲」，也就証明統治者手法高明之處。

所以在這裡，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概念，就是所謂封建主義文學這種東西，不管它是來自民間的，抑或是由統治階級製造出來的，它必有一個共通之點。那第一，是屬於保守性的，第二，是屬於神怪性的，第三，是對現實一切，保證不會反對的。說到封建主義文學中的第一項特點，是在其保守性方面的。保守這一種觀念，是由人類中的惰性發展而來。比方憚于改革，與怯于接受新的思想新的事物，都是保守性中最易于發現的。而保守性又是農業社會中的產物，在中國古代農業社會之中，人民安于故常，便養成一種安貧樂命的思想，這種思想常見於民間歌謠或者傳說故事之中，而所有通過這種思想而產生的歌謠或故事之類，在其成爲一種傳說或作品，流傳社會之後，經過互相模仿，互相傳習，這種保守觀念，便更普遍地停留在人民的腦海中，不易改變了！第二項特點，是在其神怪性方面的。所謂神怪性，就是以一種迷信的手段愚弄民衆的方式，這是常常假託天與神的名義行之的。所謂天命與神的意旨，或者神仙指示那一類東西，都是封建主義的文學中所根據的最好的材料，也是一種愚弄民衆的最有力的工具。第三項特點，是在其使一般老百姓對現實不會反對的那種作用上。人往往是對現實不滿意的，爲什麼它能使老百姓們

從本來不滿意于現實，變成對現實低頭，不加反對呢？這是由于上述第一第二的兩項特點而來。就是由于保守性的普遍發表，更加以神怪觀念的灌輸，使到一般老百姓都養成一種固執的守舊的性格，和迷信的觀念，于是大家只有樂天安命，逆來順受地以應付現實的一切。從不敢作非份之想，更不敢有反抗的念頭。這樣，封建主義的文學，便成功地成爲統治民衆的最有效的工具。

故此，我們不用懷疑，因爲封建主義文學對於統治者有這樣方便與妙用之處，自然到了今日，還可能有人認爲有予以保留之必要的。我們研究中國歷史，每個朝代開始的時候，所謂開國之君，第一項大政方針，不是讀經，就是復古。所謂讀經或復古就是對封建主義文學之再度鼓勵，或保障之意。一個自認聰明的「英明之主」絕不會放過這一套的。因爲在政權到手之後，最重要的，是要老百姓乖乖地服從他。

封建主義的文學，它本身有一種保護色，或某種炫人的外衣，常常足以淆亂人們的耳目，甚至有些不學無術之人，以腐朽爲神奇，把那些封建主義的東西從別處販運過來，這不是受人欺騙，便是有心作孽，都是絕對要不得，都是不可原宥的。難道馬來亞今日的文學運動，除了走抄襲他人之路，或封建復古之路，便無其他路向嗎？不然，爲什麼一定要把那些充滿神怪色彩或者封建意識非常濃厚的東西，不加選擇的一部一部的搬演過來，認爲異寶般呢？這種人，這種事，目前似乎太多太多，所以在此地不能不特別加以學發。

明天

林風

跨進社會的門坎，
便有正張大着的歡迎手臂。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一天有二十四個小時，
這是今年最後的一天，
晚鐘敲過十二下，
便是另一個新的開始。
守過最後的一聲滴答，
全人類增長了一歲，
地球又跋涉了一個周序。

是不是，初生的嬰兒，
從此睜開了朦朧的眼，
看到的世界是完全的乾淨歡愉；
是不是，及齡的孩子，
都可以背上新書包，
安心地探索人生的道理；
或者，雄心正勃的少年，
熬過大小無數的考驗，

是不是，割膠開礦的，
從此不愁價格的波動，
工作了便是食豐衣；
是不是挑担引車的，
從此不愁沒有顧主，
晚歸後，總有一個安憩的休息，
或者，全世界的槍炮，
都熔成犁器，
大地上遍種着吃不盡的麥米；
工人們只做五小時工，
其餘的交給原子動力。

在極北極南的地域，
有春夏秋冬的時序，
這時，那裏雖正封着皚皚寒雪，
有火爐的，或沒屋頂的，
都懷着雪化春生的預期。

但在馬來亞，這赤道綫上啊！

明天和今天是一個意義，
南中國海沖激着東海岸，
印度洋在西海岸沖激，
炎陽偏在北邊或南邊，
在感覺上並無顯明的距離，
只有季候風，有時乾燥，
有時帶來豐盛的雨滴。

但這裏並不是沒有變化，
數百年來，這裏的人民，
已把蠻荒的野林，
開闢成豐產的土地。
每一條平直的瀝青大道，
每一座斯敏士的樓宇，
都是他們日積月累的汗漬。

千萬年來，
這土地深埋在茂林裏。
現在已撥開葉漏，

看到天空的綺麗。

人們也有了幻夢，
如守望着小膠苗成長密排的新椗。
請相信，今天過去，

明天一定更好，
今年過去，
明年一定更美麗，
世界是這樣，
馬來亞也無差異。

因為，
雨後絢爛的彩虹，
是意外的奇景，一現即逝；
但結實而熱烈的願望，
却如這熱帶叢樹的葉片，
雖不在特定的季節，
在漸漸裏，在未察覺時，
蒼老的，已換了鮮嫩的新綠。

於一九五五年夕

山野底孩子

白蒂

在雜亂陰森黝黑的大山芭邊沿，一座破舊低矮的亞答屋，建築在雜草叢生的荒野上，屋前一小塊用黃泥土填平的曠地，這是白天做家務，晒青菜蘿蔔乾，涼衣服的場地。傍晚一家子乘涼談家常的處所。左邊開闢了小小的一塊菜園子，種些小白菜、莴菜、萘菜、黃瓜、木薯，還有幾棵芭蕉、紅毛丹和紅毛榴槤。屋後是一座雞寮和豬窩，屋簷下一隻破甕，裝滿了臭氣薰天的「豬菜」，右角是一座用破蓆子遮住正面的廁所，這雖然是最骯髒污穢的地方，但却是王阿舌一家子生活所依賴的最大源泉。

屋前一條通往小市鎮的小路，兩旁都是密密麻麻的樹膠園，左面的一坵是五年前才翻種的，膠樹只長到一人多高，但都長得生氣勃勃，像是有錢人的子弟特別顯得俊秀，園裡的什草除的乾乾淨淨，據說園主是住在新加坡的外國人，一年只到園裡巡視一兩次，但他捨得下本錢，還僱一位經理專門打理照顧，所以在這一支大芭附近，這是規模最大而且最好的園坵。

右面的一片是屬於華人所有的小園坵，情形却就截然不同，樹樑雖然長得很高大，但都顯得蒼老不堪，樹桿的四周佈滿一道道開割了的刀痕

，衰萎枯焦，就像擠不出乳的老母牛似的顯出一付可憐相，園坵裡雜草叢生，荒蕪冷落，園主張德記因為收息不敷支付施肥照顧的費用，所以全權交給王阿舌去打理，也讓他自由收割，收息由彼此均分，事實上阿舌每年所得，還不够他一家三口的家用。

阿舌一家三口住在這一片渺無人煙的大山芭邊沿，最初，除草割膠本是主要工作，現在却變成爲不足重視的副業，因爲在他四周圍有一片正待開墾的處女地，他時時刻刻都在做一個美麗的夢，他要在那一大片的耕地上，像在祖國一樣種兩季稻子一季改種蕃薯，另外，留一畝種植菠蘿，一畝種植各種各類的青菜、香蕉、木瓜，亞答屋全部改成沙厘頂蓋的新屋子，舊亞答拿去搭一座豬窩和雞寮，多養幾隻豬和一大羣雞鴨，每天讓他的兒子小狗用腳踏車載滿雞鴨蛋和青菜、香蕉、木瓜、菠蘿到小市鎮販賣，將來有辦法就把張德記的小園坵買下來，也像左邊的「紅毛園坵」一樣翻種新樹苗，到那時候一切就不同啦！

這一場美麗的夢化成爲他的生命力，使他從早到晚永無休止也毫無怨言地辛勤工作着，墾地、除草、翻土、播種、澆水……或替張德記的



膠園割草，再一網一網攔在他的新墾地上面燒成灰，增加新墾地的養份，過十天八天才到小市鎮一趟，用他那一輛破舊且極笨重的腳踏車載點青菜雞蛋和雜糧去賣，買點椰油、鹽、火柴和廣恆紅煙回來。

阿舌嫂的工作也一樣地辛勤，煮飯、洗衣還屬次要的家務，最主要的是飼養雞鴨和餵豬，砍香蕉桿，煮「豬菜」，以及打理菜園子裡的事。十三歲的兒子小狗就是她的幫手，到芭裡檢柴、挑水、澆菜是他一早一晚的固定工作，忙的時候還得幫父親到新墾地把一塊一塊的泥土打鬆，或是蹲下來把小石塊或樹根子檢掉。

小狗雖然祇是小小年紀，但是他的生活趣味和理想却和父親完全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使他感到最愉快而且是完全屬於他自己的是在一大早到芭裡檢柴的時候，只要母親喊聲「小狗子，柴又完啦！」他立刻檢起麻繩繫在扁担上，還來不及答應就飛也似的往芭裡飛跑，儘管母親在嚷着「不要去得太遠，早點回來呀！」他却連頭也不回一回。

大山芭，在住慣城市的公子哥兒們想像中，是陰森可怖的黑地獄，然而在野地生野地長的孩子小狗的眼前，却是一座涼爽幽靜的天堂。大巴裡到處是叢密的樹木，最多的是蒼老而高大的榕樹，像是森林裡的老大哥似的，盤踞着每一個山

崗、斜坡或小丘上，藤蔓纏繞着它的枝幹，像千百條大小不一的蟒蛇緊緊地網住它，可是它還是像個慈祥的長者用它那褐色的長鬚，迎風拂着地面上的莠草。在它的四周圍長滿各式各樣的樹木，有些榆樹的枯枝上附着許多慘白色而柔軟的草菇，有些是淺赭色的檀樹，在雜林裡顯得它的身份特別高貴，還有高達四五丈的麻栗更顯得傲氣凌人，因為最討厭的藤蔓沒有辦法纏繞它。而在這黝黑的雜林中大多數都是「身份低微」的矮小木叢，最醜的是遍身長滿粗刺的馬棘叢，以及遍地的狗尾草，偶而有三數株高達四五尺的野薔薇，雖然是枝桠叢生，葉下多刺，可是它那純白色或粉紅色的鮮花，却能招引許多蝴蝶在它四周圍纏繞眷戀着不肯遠離。僅僅是這些野薔薇花就使這一片陰森的雜林子生色不少。

小狗子對這一帶的情形非常熟悉，不管是那一棵樹或那一朵小野花，都像他的老朋友似的，對他都有了一份並非人與人之間所能體會得到的情誼。他每一次來到這一片陰森的雜林裡，總是沿着一條不知通往何處的荒蕪小徑往裡走，直到一片比較空曠但仍然是很狹小的草地上才歇下來。這是在一座小丘陵的斜坡上，草莽荒穢之間却長滿許多鮮紅色的草蓆子，吃起來酸中帶甜，仍有一種說不出的好味道。斜坡上一大片赤色的荊棘叢，他喜歡躺在荊棘旁邊閉着眼睛想心思。荊棘



叢雖然令人討厭，但最大的好處是不怕毒蛇從樹叢裡鑽出來，這是他爸爸第一次帶他到這一帶檢柴的時候告訴他的，所以當他疲倦的時候，還可以安心地躺在樹蔭下小睡一會兒。

斜坡下邊是一道小溪澗，溪水不知來自何方，整天從亂石間往下流，在一個淺狹清澈的小溪裡打個轉，又從低窪處往下流，可是不知流向何方；小溪的對岸長滿一些蘆葦，還有一些矮小的藥藿和蔓草。這也是小狗子每天必到的地方，口渴的時候他會像小鹿似的低下頭在溪澗喝幾口清冷的溪水，每當檢完了柴，他照例是把全身的衣服脫光，躺在亂石中讓潺潺的流水衝個痛快，潺潺的流水聲就像一支動人的小曲，讓他在水中昏昏欲睡。這個時候他忘却了人間的一切，雖然他對人間也了解不多，但總覺得這大自然的環境才是真正屬於他一個人所有的天地。

可是他有時候會感到有些寂寞，小鳥兒在他頭頂上飛翔，或在林中吱吱喳喳地歌唱，這固然會使他感到安祥與愉快，可是小鳥兒却不敢飛到他身旁，這不是對他生疏，而是本能地對他存着戒備的心裡，深怕受「人」的傷害。事實上他確實常常有些可憎的足以傷害牠們的舉動，因為他有一張自裝的小彈弓，掛在大芭邊沿的一棵榆樹上，他常一邊走着一邊用小石子打牠們，迫得牠們振翼亂飛，幸而他祇是彈着玩兒，並沒有存心

傷害牠們。

正當他最感寂寞的時候，他就希望有一頭黃頸的梅花鹿也到小溪澗旁邊喝水，他將會躡手躡足地走到牠的背後緊緊地抱住牠，把牠帶回家去。這也是爸爸告訴他的，在這一帶的大芭裡，有許多梅花鹿，牠們不傷人也不傷害畜牲，小鹿如果經過人抱過的，就會乖乖地跟着走，可是唯一討厭的是牠們頂喜吃細嫩的樹皮，許多膠樹園主都怕牠們闖進園坵來。小狗子可管不了這許多，他祇感到小鹿會像他那隻小花貓一樣的可愛，所以他祇每天在溪澗旁邊停留的時間最長久，爲的是希望能夠捉到一頭小小的梅花鹿，甚至會爲了癡癡地等待小鹿而忘記到雜林中檢柴哩！

提起檢柴，雖然是一件苦差事，可是小狗子却感到非常輕鬆。他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學到一項頂好的辦法，只在天氣涼爽的時候，儘量地檢，甚至走到更深的雜林中去，只要勤快一點就可檢得一大堆，他把挑不走的，暫時堆積在榕樹底下，每天有剩餘，於是他就隨心所欲，不必天天在雜林中折枯枝，或讓馬棘刺痛雙手。有時候他想到更深的林子裡看小猴子，他就先把堆積在榕樹底下的「存貨」胡亂地捆紮兩束，穿在扁担的兩頭，等待快到晌午的時候才挑回家去。於是他就一手用一枝小木棍做撥草開路工具，一手提把小柴刀，腰上插着他那張小彈弓，口袋裡



裝滿小石子，輕快地走向更深更雜的黑林裡去。

黑林裡委實陰森得多，遠遠地他看見許多猴子在樹上跳躍，追逐，或用尾巴勾在枝枒上，倒掛着身子在半空中盪來盪去，小狗子雖然覺得滿好玩，可是祇遠遠地坐在樹蔭下看得出神，絕不敢走近牠們。因為爸爸曾經一再告誡過他，山裡的猴子惹不得，牠們會作弄人，甚至把你抓得遍體鱗傷，即連「種芭的」或看膠園的也都非常討厭牠們，因為牠們最會惡作劇，常把園裡的一些嫩芽都摻得一乾二淨。其實在深芭裡何止是成羣結隊的猴子，老虎、山豬、毒蛇、野象也是出沒無常的。他爸爸根本就不允許他到這些地方來，而他自己委實也有幾分害怕，所以祇逗留一會就急忙忙從原路走出來，到小溪澗裡洗個澡，或在蔓草間找些酸甜的草莓子吃，或在馬棘叢旁邊睡一會，然後才懶洋洋離開屬於他所有的這一塊小天地，無可奈何地挑起枯枝回家。

檢柴雖然是小狗子的任務，可並不是唯一的任務，當他回到家門口，還來不及把柴放好在屋角上，要不是母親在豬窩旁邊大聲嚷着：「小狗子，菜園裡的草該鋤啦！」就是父親在新墾地叫着：「小狗子，把小鋤頭和畚箕帶來」。做甚麼呢？只好聽從父親的吩咐，反正沒得讓他空閒！因此，小狗子常常翹着嘴吧，哭喪着臉，心裡感到萬分委屈。有時低聲埋怨着說，「也不讓人家

歇一會！」可是話還沒有說完，往往會在腦袋子挨爸爸一巴掌，或讓親母扭着耳朵往菜園裡拖。儘管小狗子哭嚷着，絲毫也不使他的父母親稍受感動。人說天下沒有不愛子女的父母親，這句話在山野地區似乎不大適用。因為辛勤墾荒和農耕工作需要勞動，只要是肩能挑，手能提，就不能呆在家裡吃閒飯，做父母的委實沒有那份把子女當寶貝的愛心，事實上也不容許孩子們游手好閒，無所事事，況且他們以為野地生野地長的孩子當然像泥土一樣賤，但也像泥土一樣值得盡量利用；爲了生活——他們都以爲是命裡註定——阿舌夫婦自然不可能讓小狗子有一刻空閒。

可是在小狗子的幼小心靈中却覺得整天辛勤地工作，生活沒有一絲兒溫情，他像所有的小孩子一般喜歡玩耍，尤其喜歡獨自個兒到山芭裡過一整天，在小溪澗旁邊等待他理想中的小鹿！無奈現實生活不容許他那麼自由自在，他得像爸媽一樣辛勤工作，這似乎是他母親常常說的：「命裡註定，不做工連木薯都沒得吃！」（上）

恭賀

新禧

蕉風出版社敬賀



談藏書

黃 昱

在抗戰八年之間，若非流落在敵區，或是溜出了國門，一般知識份子大都是走過許多地方的。我在抗戰的第一年，躲在一個小縣城裏教了一年書，此後便居處無定，走了不少地方，在抗戰的最後一年，却溜到印度去，在一家報館的編輯室裏過燈下生活。有一天接到一位好友的信，大意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可以說都是人間的樂事，他說此生無法讀萬卷書，但願能行萬里路。這是在他又換了一個遙遠的工作地方，寫信告訴我的。關於旅行的樂趣，「我的朋友」馬摩西曾經三番五次用筆或口描述過，就是在「蕉風」第四期，他還在大談「旅行的生機」呢，我在這裏却想以「書」為中心談它一番。說也奇怪，從幼年時起我就愛書，記得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就注意到家裏東廂房樓上一連三間都堆滿了書，那是伯父生前留下來的，有的疊在書架上，塞得滿滿的，有的就凌亂的堆在樓板上，好幾年無人理睬，如果不是母貓躲在書叢裏養兒子，恐怕老鼠們會肆無忌憚的吃光了；我已經莫明其妙的背誦完了四書和「古文觀止」。一跳進了高小，更意味到這些藏書是我將來要讀的，就決心整理一番。首先把這些書搬到樓下院子裏曬太陽，然後把散亂的用針線釘好，把破損的用漿糊粘好，

然後再搬回樓上，整整齊齊的疊起來，從此之後，每年暑假回到家裏，總要把書搬下樓來晒一晒，讓風吹一吹。在中學的時候，有一年暑假把這些書抄了一本目錄，在大學讀書的時候，進的是國學系，知道這些書對我大有用處，而且懂得按照經史子集寫成一本分類目錄。

除了對於伯父留下來的這一大批遺產，覺得十分寶貴，同時從中學開始，我自己又非常喜好買書，在北平讀大學的時候，在我賃居的屋子裏，幾個大書架上，除了從家裏帶來的用得到的舊書，我自己新購的也總在一千種以上。一九三七年六月，我在大學結了業，打算在天津一間中學教書，挑選了四大箱用得到的書，留在北平，交托一位好友代為保管，我自己回家想渡一個暑假，不料蘆溝橋事變發生，等到看見那位朋友狼狽的從北平回來，才知道他因無法攜帶，把我的四箱書送到當舖裏了。他轉給我的只是一張當票，而那當票只有二十四個月的期限，我們的抗戰却打了八年才結束，即使我身在國內，又回到了北平，那張當票也是毫無用處了。

抗戰的第一年，我的家鄉便淪陷了，時常掛念着家裏的書籍。此後奔走了各地，却仍然不斷的買些書，等到一九四四年打算出國的時候，隨身也有三箱書了。在西安聽說乘飛機攜帶行李不能過重，我便挑選了一箱帶到重慶辦理出國手續，另外兩箱留在西安，托我一位堂叔保管。一出國門，轉眼便是十年，國內的一場戰亂，連堂叔的消息都不可得，料想那兩箱書也沒有影踪了。出國以來，這一長時期裏，可以說過着少有的安定

日子，雖然所有的存書，都已失盡，我的藏書癖却不曾改變。時常聽一些朋友敘述失書的故事，即使在從事文化教育的朋友的家裏也難得看到一百本書，他們的理由是失書的經驗使他們胆怯了；而我却依然不灰心，十年以來，陸陸續續購了三大櫥書，一櫥是國學書，兩櫥是文學書，有許多是過去曾經失去，現在又重新買來的，即使讀過多次，心裏愛好的書，也還是購買收藏起來。

由於買了二十多年書，讀了二十多年書，對於買書却有了點經驗。我國常用「汗牛充棟」來形容書籍的繁多，如果什麼書都讀，茫無頭緒，自然一生都讀不完，如果什麼書都買，恐怕誰也沒有這種財力，最要緊的先須決定要買要讀的是那一類性質的書，範圍有了，要買要讀就有頭緒可尋了。據一些在書店裏服務的朋友告訴我，一般青年們喜歡買的，大都是文學方面的書，同樣的若是每本文學書都買都讀，在財力精力方面，也是辦不到的，那麼以有限的生命有限的財力，作最經濟的打算，應該買些什麼書，應該讀些什麼書呢？

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曾經選修「近代文藝思潮」一科，那時擔任這一門功課的，是文學家孫席珍先生，他要我們按照文藝思潮的程序，把每一個時期的重要作家的作品，一部一部的讀下去，這當然不是三年五載可以讀得完的，只是指示給我們選讀世界文學名著的門徑，不至於東抓一本西抓一本，讀起來毫無頭緒。不過現在看來，如果把文藝思潮裏所提到的詩、小說、戲劇，統統都找來讀，也不是十年二十年所能讀得完。一般青

年大都喜歡讀小說，我以為還是先從十九世紀現實主義的偉大作家的代表作品入手，就比較容易，我自己購書讀書便是遵循着這一條路徑。

藏書和讀書是分不開的，決定自己讀書的志趣，購書的範圍就可以確定了，有了一定的範圍，就不會浪費金錢，也比較容易買得齊全。譬如我所購買的世界名著，也不過放了一櫥，但近代的大作家如英國的菲爾丁、司各德、奧斯丁、狄更司、白朗特姊妹、史蒂芬生、哈代等，法國的斯丹達爾、巴爾扎克、梅里美、喬治桑、福樓拜、龔古爾兄弟、左拉、莫泊桑、法朗士、洛蒂、羅曼羅蘭等，德國的歌德、施托姆、霍普特曼、雷馬克等，俄國的普式庚、萊芒托夫、果戈理、岡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等、美國的霍桑、馬克吐溫、傑克倫敦、德萊塞、劉易士、海敏威、史坦貝克等，以及丹麥的安徒生、挪威的易卜生、瑞典的斯特林堡、波蘭的顯克微支、比利時的梅特林克、意大利的鄧南遮等，他們的重要作品都有了。

我曾經爲了得不到的書，十分苦惱過，如菲爾丁的「湯姆·瓊斯」、薩克萊的「浮華世界」、愛麗特的「亞當·彼得」、雨果的「悲慘世界」、蘇德曼的「憂愁夫人」、伊本納茲的「啓示錄的四騎士」等，在中國都有了譯本，但在此地却遍尋不得，大約愛藏書像愛集郵一樣，永遠不能滿足，也真是一種遺憾的事！





鏗鏘！鏗鏘！鏗鏘！……

「衆位大佬，」鏗鏘！

「衆位姊妹！」鏗鏘！

「今日我細佬到貴埠，」鏗鏘！

「一爲救世濟人，」鏗鏘！

「二爲傳揚名聲！」鏗鏘！

「我細佬一不爲財，」鏗鏘！

「二不爲利！」鏗鏘！

「今日來到貴埠，」鏗鏘！

「想要結識幾位朋友，」鏗鏘！

「奉贈幾樽龍虎追風油，」鏗鏘！

「我細佬有祖傳祕方，」鏗鏘！

「係我家自督造！」鏗鏘！

「依家來嚟哆開檔，」鏗鏘！

「當場試吓我咁濟世名藥。」鏗

鏘！鏗鏘！鏗鏘！……

肥佬黃講完這場「當檔賣口」，一陣響聲停着之後，在那檔桌上拿了

毛巾抹下大汗，茶壺對嘴的吸口冷茶，他繼續「賣口」（註一）說：

「衆位叔伯大佬，衆位姑嫂姊妹

，今末來到貴埠，人地生疏，我細佬

一生鍾意結交朋友，係嚟哆開檔賣藥

，無非係想救世濟人，宣揚名聲。各

位之中，必定有人問起我細佬咁藥散

膏丸，專治末疴病症？細佬承繼五代

祖傳祕方，親自督造龍虎追風油、跌

打回魂散、五虎驅風膏、補腎大力丸

。嚟幾種藥散膏丸，治得腰酸骨痛、

無名腫毒、五癆七傷、腎虧腿軟、頭

暈眼花、胃痛氣喘、飲食不思、房事

過度、陽痿不振，最爲靈驗，重者五

日收效，輕者三日見功。各位如有唔

信，格吓我要當場驗真。各位信得過

我細佬幾種神効名藥，多少幫襯，細

佬無限歡迎，買一支送一支，買得多

送得多！如有唔信我咁藥散膏丸，細

佬特別犧牲，不爲錢財亦爲名聲，我

免費贈送幾支龍虎追風油，試吓有冇

功効？不過請各位認清我肥佬黃「大

力士商標」，謹防假冒。人地賣藥，

只顧賺錢，細佬賣藥先求名聲。如果

有人查出我肥佬黃咁係藥偽造假藥，

「嚇！」

他在胸前用力一拍，「砰！」的一

聲，臉正詞嚴的高聲叫道：

「無論邊個，可以出來鬧我肥佬

黃咁契弟賣假藥！」他越說越起勁。

「無論邊個，可以指住我咁鼻個

鬮——丟那媽咁肥佬黃，你賣假藥害

死人。即刻可以揸住我嚟呢招牌。」

他拿起桌上一塊「祖傳祕方，濟

世神醫肥佬黃」的小木牌，作一個狠

狠擰在地下的身姿說：

「威家劃！我匪爛你咁招牌」。我細佬全憑天地良心，唔賣假

貨。嚇！假貨真貨，唔晒嚙！我地當場試吓，見得有冇功效。伙計！」坐在桌邊打鑼的小伙計，隨聲應道：

「噯！」

「鳴鑼啊！」鑼鑼！鑼鑼！鑼鑼！

……

肥佬黃又喝了一口茶，挺起胸膛，擺了一個「架勢」（註二），要起他的南派拳術。四周圍的人們，個個看得出神，有個老婦人還自言自語的說：

「哇！大力士賣膏藥，有真功夫喇！」

肥佬黃要了一趟南派拳術，要得滿頭大汗，氣喘如牛；這套功夫雖說要得費勁，但是，他是精神奕奕，正要大發利市。

小伙計拿了一盆清水放在地下，肥佬黃開始當場試驗他的神效名藥，手裡拿着一瓶「祖傳秘方，親自督造」的藥油向周圍的人們說：

「嚇！龍虎追風油，能去風濕，亦能活血，無論筋骨酸痛，四肢有力，有病治病，有病益身。細佬採用真

正西藏森山藥材，熬煉七四十九日，題名龍虎追風油，細佬當場試驗，勝吓有冇功效？勝吓真貨假貨？假油飄上水面，唔會結埋一團；真油點落水面，攪亂水花，沉落水底，都係結成一團。信與唔信，當場試驗，伙計！鳴鑼啊！」

鑼鑼！鑼鑼！鑼鑼！……

圍看的人們越擠越多，誰都想看看這個大力士試驗他的靈藥。肥佬黃打開瓶蓋，先給幾個看客聞聞他的龍虎追風油，這幾個人的鼻子都被烈性的藥味衝得皺縮一下，有的還稱讚他的藥油說：

「藥味好够力，好嘢！」

肥佬黃提高着瓶子，把他的龍虎追風油一滴一滴的點在水盆裡，順手用支竹竿在水裡攪轉幾下，果然是真的，那些紅色的藥油都在水底結成一團，於是，肥佬黃百倍精神的大聲叫喚說：

「各位有眼共見，我肥佬黃唔車大炮。」

他兩目向四圍一掃，更起勁的叫道：

「各位重有唔信，我嚙個龍虎追風油，藥力有穿手之能，各位伸出手來，我咁油點少少係你咁手心，各位開吓手定着聞到藥味，就知道我咁龍虎追風油咁藥力過猛，穿過手心，各位幫襯，我細佬同你做個朋友，一樽只賣二角，買一送一，過時唔送，請各位伸出手來試吓有冇穿手之能？」

四面圍着四五個人，有的伸出手來試驗一下，有的不願伸手而喜歡問別人。只見肥佬黃抓住看客的手，倒一點藥油在手上，要他聞聞手背。這樣一個一個的試驗，真有不少人信服他的藥力，是有穿手之能，大家交頭接耳的稱讚不已。

在許多看客之中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高佬。肥佬黃「初到貴埠」，當然不認識此人是誰，可是，這山芭的小小甘榜裡誰都認識他，三五歲的小孩子都會叫他一聲，「上海高佬」，連馬來人都叫他「班讓！班讓！」他也擠在看客之中，伸出手來要試肥佬黃的藥。當肥佬黃伸手要抓住上海佬的手，他突然把手縮回，用半桶水的廣東話說：

「對不起大佬！你把你的藥油點係我咁手上好了，請你那隻手唔好抓住我。」

肥佬黃心裡一怔，到底他是跑江湖搵飯吃的，立刻面掛笑容的說：

「好！好！大佬，我唔抓住你，請你伸手出來。大佬！多多幫忙，高拾貴手，細佬知道，一陣間飲茶。」

高佬聽到他這樣說了之後，伸出手來，輕輕的說：

「恭候！恭候！」

於是肥佬黃在他手上點了一滴油，照例的問着：

「手背開吓！有冇藥味？」高佬開開手背，不作聲的笑起來。

肥佬黃繼續宣揚他的救世名藥，許多人爭着買。二角一瓶的「龍虎追風油」，如像「濟衆水」那末小得可憐，好在買一送一，顧客都還滿意；只有上海高佬既不要買，也不肯走。

肥佬黃一檔生意，賣了有十多塊錢，當人們漸漸疏散的時候，高佬還是在「恭候」着。

肥佬黃和小伙計輕輕耳語之後，自己披上一件短衫，笑着臉過來向上

海高佬雙手一拱說：

「大佬！大佬！多謝你幫忙啦！飲杯咖啡好末？」

高佬隨口應說：

「辛苦！辛苦！咖啡檔上坐一下也好。」二人很親密的一邊走，一邊攀談。

肥佬黃走江湖十幾年，從來沒有碰到一個行家會當場「點斤兩」（註三）。

「勝樣佢係行家，唔知佢道高幾丈？丟那媽，你伯爺點吓你添！」他心裡想着。於是請教道：

「大佬貴姓係……？」

上海佬兩眼一翻，鼻子裡哼的一聲。

「好說！我姓高，你貴姓？」

「好話！小姓黃，名龍虎。」

「敢問前人（註四）是那一位？」

高佬要起行家話。

「噫！噫！末嘢話？」肥佬黃不明白高佬的問話。

高佬笑笑再也不睬這個新「出道」（註五）的肥佬黃。二人坐在咖啡檔上，叫了兩杯咖啡烏，上海佬開門

見山的握住兩個拳頭向桌上一放說：

「大佬！請教你前人是那一位？」

你在江湖上混飯吃，懂不懂五湖四海有三規六矩？我在此地久佔山頭（註六）也是靠皮子（註七）行業，今天兄弟我一早到現在，一點生意沒有上門，原來你老哥到此地佔碼頭（註八），兄弟我倒要領教你的！」

說着站起身來，一足踏在板橋上，預備開打。這一下把肥佬黃嚇住了，他的大力丸完全失効。他明白對方所說的都是行家話，可是他跑江湖十多年，從來就沒有學這一套，也沒有聽說。他似懂非懂的，可是，還得充自己是個老行家，決不隨便被人敲詐，他拿出勇氣說：

「你大佬想點末啊？你願我咁藥油係假格？」

這一問似乎很有理，不過被高佬全都明白他是個空子（註九），索性點穿他的斤兩，看他怎樣，高佬說：

「你老哥那裡會賣假藥，新加坡戲院街一塊半錢的紅花油，你開了一百多小瓶，這是你老哥的本領，兄弟不能管你。今天你當業『過土』（註

十) 兄弟就不買你的賬。你一手拿瓶油，一手抓住我，你想把你指上的紅花油『過土』在我的手上，叫我聞了，做『笨尺』，今天不讓你『拋土』(註十一)，已經給你老哥極大的面子，閒話少說，今天除下你一塊半本錢，多上來咱倆個吃飽子混過一天，明天請你『過關』(註十二)。如果你要在此地做買賣，我兄弟讓你半個『山頭』，賣買收入你我『劈霸』(註十三)，要不然……」

高佬的大拳頭『砰』的一聲打在桌面上，咖啡烏都潑倒在桌上。

「你我較量較量！你這大力士能把我『擺平』(註十四)，我明天『賣碼頭』(註十五)。」

肥佬黃的臉上一陣紅一陣青，眼看面前站着的是個身高力壯，臂粗拳大的北方佬，「丟娜媽，財神撞衰神——暗破費唔得。」他到底聰明，想到「英雄唔食眼前虧，算我衰過頭，撞到衰神」，便很痛心的掏出一把零碎鈔票和銀角，不甘願的說：

「對唔住大佬！都係格多啦！再見！」

高佬應份的一聲不謝。看着肥佬黃的背影很快走去，然後他數着鈔票和銀角，九張一元和四十多個銀角，高佬笑起來：

「喂！收鑷！」

他付三毛錢咖啡鑷，找回一支三個五香煙，點上香煙，邊走邊想着：

「這小子是空子充行家『掠地』(註十六)也不找土地廟燒香，這下子撞到我這土地爺，活該。」

伙計把檯都收拾好了，坐在木箱上等肥佬黃一同到巴剎去吃飯，肥佬黃氣狠狠的回來說：

「過埠過埠，走！」

小伙計餓着肚子不敢問，祇好挑起担子，把那塊「祖傳秘方的救世名醫大力士」的招牌掛在扁担上，肥佬黃垂頭喪氣的看看那黑漆金字招牌。

「啞！丟那媽，衰神！」

「註」——

(本文各註全是江湖術語。)

- 一：賣口——說話。
- 二：架勢——姿
- 三：點斤兩——探試本領。
- 四：前人——師父。
- 五：出道——學成畢

- 業。六：山頭——地方。
- 七：皮子——江湖四大行業之一，凡做醫生者稱「皮子」行。
- 六：估碼頭——佔地盤。
- 九：穿子——外行。
- 十：過土——江湖四大行之一「里子」行(變魔術)的行語，即是轉移過手之意。
- 十一：拋土——同上，即是失手之意。
- 十二：過關——離埠。
- 十三：劈霸——分賬。
- 十四：擺平——摔倒。
- 十五：賣碼頭——永不來此。
- 十六：掠地——路邊表演。



勇士 漢都 亞的 成名

余壽浩

漢都亞等從來當山上回來以後，小朋友五人仍舊常在漢都亞父親的店裏走廊上，談論古今，研究武藝。過了半個多月，有一天上午，五人正在走廊上閒談，忽聽到離店不遠處大路上，一陣噪嚷。原來漢瑪末的店，在馬六甲河上大橋右首街上，離河不遠，過河便是王宮和教堂。這時忽然發生一陣喧嚷，說是有瘋人來了。漢都亞等趕快跑出去，只見有四個瘋漢，追到一個路人，就一刀劈下將他劈死，其餘路人便爭先奪路而逃，路上秩序大亂，逃的叫的，嚷成一片。同時，首相正從王宮過橋下來，有十多個侍衛跟隨保衛。忽聽得瘋漢殺人的消息，十幾個侍衛也嚇得跑個一空，只賸首相冬鹿刺一人，拔出寶刀，預備自衛。漢都亞一看這種情勢，在店裏順手拿着一把斧頭，四個朋友也都拿着曲劍，跳上路上，站在首相面前，成一半圓形的保護線。漢都亞對首相屈了一腿行禮道：「來遲了。」說時遲，那時快，四個瘋漢已經跑到漢都亞面前，看穿的衣服，好像是亞齊人，漢都亞吩咐四兄弟好好保護首相，自己迎戰瘋人，只一斧將最先衝來的瘋人肩膀削去，笨重的身軀立刻倒在地上，手裏的刀子也掉了。第二個瘋漢持

刀衝上來，漢都亞一側身，閃過了刀，手起斧落，將瘋漢的頭蓋骨斬成兩半，又跌在地上死了。第三個，直奔漢禮久，將漢禮久膝上斬了一刀，漢都亞救回漢禮久，把斧砍下去，那瘋漢便倒在地上。第四個最兇狠，手裏拿着一枝槍，一槍向漢都亞刺來，漢都亞閃過槍，用斧向他腰間斬下，那人抽出腰間曲劍隔過斧頭，漢都亞大喝一聲，那瘋漢一嚇將曲劍掉在地上，兩手抓著槍又要來刺，漢都亞像鼠鹿一樣敏捷，閃過槍，跳在瘋漢背後，用斧頭從肩膀上砍下去，瘋漢的右手就被砍下來，只剩一些筋連着，槍也就掉在地上了，漢都亞再補上一斧，直中心坎，一靈也上鬼門關去了。同時漢都亞再向兩個倒在地上未死的各補一斧，不到五分鐘，四個瘋漢同時都被解決了。

首相站在一旁，看五個孩子都是相貌堂堂，人才出眾，尤其漢都亞獨力格殺四個兇漢，活潑敏捷，面不改色，實在武藝精良，身手不凡。這時見四個瘋漢都死了，便叫住五個孩子，問他們的姓名住址，以及父親的姓名，命令他們在一小時以內，由父親帶着，來到首相府面談。這時，首相的兒子冬德禮尼 Tun Telani 聽到逃回去的首相衛隊報告，趕快帶了多人來保護。只見首相平安地和五個孩子們談話，地上的屍首纍纍，知道瘋漢已被孩子們殺死，便很放心。於是首相一面派冬德禮尼去王宮向蘇丹報告平安，一面又派一名衛隊去通知天猛公——管理地方治安的——收拾屍首。又吩咐漢都亞等回家報告父親，然後帶了衛隊回家。一小時以後，漢瑪

北

末帶了漢都亞，其他四個父親帶着其他四個孩子，一齊來到首相府。首相向漢瑪末誇獎了漢都亞一番，然後賜給漢都亞一條絲織金綉的圍巾，其他四個孩子也都有獎品，然後命令長子冬帕甘瑪 Tun Pakerna 帶他們去午餐。午餐後，他們去向首相拜辭，首相命令五個孩子都留在首相府不必回去，作為首相的衛隊，和首相的小兒子冬麥 Tun Mat 做伴侶。

第二天早晨，冬麥跟隨父親進王宮見蘇丹，將昨天遇到的意外事件報告，順便將漢都亞的勇敢也提起。蘇丹芒速沙是一個年輕人，登位才一年，可是非常英明聰慧，聽了首相的報告覺得非常有趣，聽說漢都亞又是來當山上隱士的學生，更覺得喜歡。於是吩咐首相，今天下午帶這五個孩子來王宮朝見。首相答應，退朝以後，便派冬麥去通知。下午，首相帶了五個孩子，以及一些衛隊，一同去王宮。

王宮在馬六甲河右旁，正在山下，面對着大海，前面是議政殿，是蘇丹會見大臣，辦理政事的地方。地板上面鋪着厚的黃色地氈，中間是蘇丹的坐墊，右方近處是首相的坐墊，左方是天猛公的坐墊，第三位是財政大臣，兼管殿上的禮制事宜。這時，首相便告訴財政大臣道：

「蘇丹徵召來宮的五個孩子，現在已到宮外。」財政大臣聽了，便出來問五個孩子道：

「你們懂得見王的禮制嗎？」漢都亞道：
「小人懂得一些，是我們的來當山上的師傅教過的。」

，可不知對不對。」財政大臣道：

「好的，可不要錯了。」

這時，蘇丹進殿，坐在墊上，後面緊跟着侍衛長，寶利別迦提拉惹 Sri Bijadira，以及捧蘇丹印信寶劍等用物的一切侍衛們。於是財政大臣啓奏道：

「宮外有五個孩子奉命進見。」蘇丹道：

「他們來了嗎？好的，叫他們進來，看看像不像一個侍衛。」於是財政大臣召五個孩子進來。五個排成一隊，匍伏地進殿，漢都亞在前，漢禮吉最後。蘇丹一看他們五個年紀真的很輕，就問道：

「你們今年幾歲。」首相聽了，再問一遍。漢都亞道：

「奴才們都是十八歲，只有最後的漢禮吉是十七歲。」蘇丹心裏喜歡，便和侍衛長道：

「我想用他們做侍衛，叫鐵匠和他們各人打一付好好的軍械。」蘇丹忽然又想起道：「首相，你以為你昨天的那些衛隊，一看見瘋人就各自逃命，這樣應得何罪呢？」

照當時馬六甲的法律，這些人都應該處死，所以首相躊躇未答。卻見漢都亞爬到蘇丹座前，跪在蘇丹脚下道：「陛下，赦奴才一千個死罪，請聽奴才一句話。」

對着這種突然的情形，全宮中的人們都靜默了，看蘇丹要如何對付。

(待續)



一 生存的價值

忍冬

日子的遺跡，

告訴一群無依的人，

在這累積的啓示裡，

他們瞧出一些什麼憧憬。

這好像一股熱力，

衝動他們安靜而苦惱的心，

提示他們怎樣做的輪廓。

他們懷疑，深慮，

那明顯的昭示：

「你生之日，

不能盲目的爲他人享受的祭牲。」

他們們心反問，

「這是我們現生存的價值嗎？」

二 這火點

這火點，燎了原；

安享的心徬徨，

他詛咒這無情的掠劫，

毀了他桃色的夢。

擠落在群無告人中，掙扎，

爭取一口冷飯，

舐啜殘羹。

過去的日子已消失了，

來臨的，他要負起自己生活担子，

沒有倚恃，

他要用自己胼胝的手，

瓦礫堆裏重建他生活的樂園。

三 這時候

流着汗，找生活，

舐着這汗汗的味道，

體識這生的真諦。

爲什麼不？

欣賞這另是一番情調的申演。

這真景，是抹在他的身上，

他要體識這駁雜色調的表情。

不再是一種愜心的欣賞，

這罪過，該他，

不厭求詳的體察。

這時候啊，不是在安逸的享受，

欣賞他人的勞作。

四 怎樣做

這生活的負累，

不讓他舒出一口氣，

他感染這生活的拖延，

不是享受，是罪罰。

昔日的安逸，

一個美麗的皂泡，滅了；

加臨在他的現境，

是用他的力，去担承他的生活。

要掙過這生活的災難，

你就要全力的負起，

半絲不苟的承荷。

懷着願望，不需怨嘆。

這生的路，

需要生的力，

去鋪敷，去享用。

貧風與沖涼

卞月蓮天



向沙漠 人驕傲

在熱帶吹涼風，

沖冷浴，飲雪品，是一連串的生活享受，當沖涼之際，偶思熱帶境外，其樂更因「洩洩」而進為「融融」。比如香港的夏天，常患水塘儲量短缺，制水嚴緊，一樣的悶熱。那邊的勞苦大眾要排隊輪流沖涼，這邊則水喉一開，由你酣淋漓瀝，此中苦樂，已別雲泥。更囑望西北高原，風沙苦寒，氣候固許可他們不必多多洗澡，而得水更不易，他們也不敢把洗澡列為生活需要。昇華而為宗教儀式，西藏有一輩子僅洗三回澡，除却出世和入殮的生死沐浴儀式任人安排，只有結婚那一回才是自己感受的；基督教發源於阿

刺伯半島，也是高亢少雨的地方，所以視洗澡如神聖，如果發源於馬來亞，任你泛泳淫浴，也許沒有洗禮的入教儀式了。

我有一個童年同學，曾帶着輜重兵團久駐西北旱地。他告訴我當地回教徒的一種「銅壺滴漏」式的洗澡，算是生面別開。因為惜水如金，洗澡很難得，也不許多用水。浴者進入一個僅容一人的密不透風的浴房，房裡懸一盛水銅壺，壺下有一漏孔，浴時拔開活塞，水便一點一點緩緩滴下來，只半銅壺儘够一人洗澡而有餘了。這現實的故事，給南洋人聽來，也是傳奇意味很濃厚的，我常常由於這些沐浴中的思想漫步，而隱向遙遠的沙漠人驕傲。

熱帶境外漫步

從淋冷水，我又常常作「三尺寒

泉浸明玉」的冷浸幻想，更發展為「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的熱浸。這些陰柔的綺思，配合我這個赤裸的鬚鬚大漢，顧影自憐，矛盾可笑。然而幻想終要跌回現實的窠臼，由此勾起故國熱湯坐浴的回憶。那又是一個風格，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在上海做窮學生時，我常常愛在澡堂裡打發了半天，把全身都浸入總池子裡讓熱水炊燉，幾十人同浴者的笑聲諺浪，肥膩的熱水與悶人的蒸氣，都逼你越浴越出汗，可是浸了幾個鐘頭後起來，渾身軟洋洋，連站都站不穩，着實有「嬌無力」的意態，要侍者來攙扶一番，清水沖淨之後，一場橫陳，蓋上大毛巾，按摩者給你按摩，修脚匠用小刀輕輕替你修剪腳甲，你似醉非醉，似醒非醒，虛飄飄，真個是「胡天胡帝，欲仙欲死」呢。

中國人老早曉得享受洗澡，請朋友上澡堂，有如熱帶的上咖啡館，澡堂且為社交應酬的場所。大澡堂極備豪華之能事，裡面有應接室，洋磁浴室，和一切西式的沙法布置，客人入浴之餘，修甲、按摩、理髮，甚且連同親友，在澡堂開設華筵，飛箋喚妓，這已發展為頭家們的享樂場。日本更變本加厲，選美麗湯女侍浴，男女裸浴一池，「目眙不禁，握手無罰」，銷魂蕩魄，且有假澡堂為妓寨，則親嘴不禁，摟抱無罰，又走入另一條魔道中去了。不過，中國式的男女有別，不奢不儉的澡堂享受，着實可以懷戀，每當假日，良朋二三，好書一卷，澡後品茗談心，或把卷臥遊，於心臟神怡中呼呼入睡，不知夕陽之西墜，彌可念也。

冲涼文化

小泉八雲說：「東方人的湯浴，是柔和與飄逸的合奏。其中之舒適決非西方人可以瞭解。東方人；尤其是中國和日本，盛行湯浴，如要研究他們兩國的文化，應該先從湯浴上着手

，這和研究羅馬的文明，從羅馬熱水浴池着手，是同一個道理。」

他指出文化和洗澡的關係。秉此觀點以觀察南洋文化，多少和冲涼也是有關係的。我覺得，南洋的氣候悶熱，物產豐富，氣候使人困情渴睡，物產又給與人謀食容易的暗示，故居民大多好逸惡勞，犯了「沃土之民不材」的大譚。然而百年來的南洋文化已迅速繁榮起來，雖然這種混雜的文化仍靠輸接多方面的外來血液而壯碩起來的，而其本地的大眾開闢草萊，草路藍縷的功績也是偉大的，他們能够振奮勞動，關鍵在這冷水淋頭的工夫，尤其是我們的華僑前烈，航海梯山，從國內把那種克苦耐勞堅忍奮鬥的精神帶到這邊，踰淮之橋，不化為枳，也全靠這冷水淋頭的工夫。冲了涼，能使疲者復鬥，困者復起，能使貪夫廉，懦夫立，讓寒泉的冲洗，解除熱流的侵蝕，雙手萬能，終於創造今日的血汗結晶。所以，南洋文化，也可稱為冲涼文化。

(續完)

願

林子基

渺渺的沙粒兒，
願它砌成泥塊。
一顆顆的心兒，
願它融合一塊。

流浪

蒼穹飄逸的浮雲，
無有它自己的方向。
街頭巷尾徬徨的流浪人，
回不了他們底家鄉。

傷

門前的「斯敏土」，
縱橫着破裂的隙縫，
我撕碎了手中的詩，
心裏無限悲痛。

我看曾后希的畫

曾鐵忱



曾后希

作小學生時，會上過圖畫課，畫蘋果，畫花瓶，也曾依樣畫畫葫蘆，究因沒有那一份畫的天才，總不免畫虎不成反類犬。到了中學時代曾從長沙王華鹿先生習國畫，王老師是圖畫名家，不喜歡我們對着花瓶畫花瓶的那一套，開始我們談所謂畫之六法，把古畫人運思落筆的道理說了大半天，我還是莫明其妙，等於是對牛彈琴。後來對世故比較深了一層，才稍微懂得一點畫理，便覺得率爾操觚也不容易，於是連對着花瓶畫花瓶的勇氣都消失了，反而看見圖畫便愛不釋手，但仍不懂得看畫的道理。

可「名世」——被稱為畫家或鑒賞家。作畫須懂得六法，有那份天才便不難來一個半世鑽研，或然可以名世，而看畫也須懂得六法，便不強人所難了；古人却有如此認真。譬如說：看畫須先看氣韻，以次看筆意、骨法、位置和傳染，然後才看形似。要懂得這些個看法才可稱得上看畫，誰能說看畫是容易的事？

喜歡書畫，却没有學過怎樣看書畫，現在弄成一個「半瓶醋」，對學字學畫都不在行，難怪陳無已晚年有「老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之感嘆。但想起「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者」，其氣韻之妙，似出之於看畫人的印象，凡是神妙之作，總討得看畫人的掣節稱讚，這倒是門外漢的獨到處，初不必跟一般所謂「開卷便加稱賞」者同科。

吾家后希先生，是曠世奇才的國畫家，早歲即已譽

說來不要見笑，寫畫固難，看畫也非易事。古人說，得畫之六法之一二便

滿國內外，識與不識，無不讚其為中國藝壇最傑出之人物。此次由曼谷飲譽來星，實踐其東南亞巡迴展的第二站工作，相見不恨晚，於逆旅中承展示其傑作若干幀，先睹之快，真個快慰平生；尤佩其作畫的理論，如書畫同源之說，確然最為深入淺出，道出了作為綜合藝術的國畫之奧妙。他的畫風更為奇特，絕不是把古畫人的題材「東移西撥摻補成章」的雞尾畫。孟華先生說：

「后希作畫無師承，但其繩墨謹嚴，雖一點一畫之微，莫不謹遵古法，而更具有其獨特之見解……」

這是最獲我心的評論。

后希先生之畫，包括人物、山水、花、鳥、草虫、走獸、竹石等、不但竭盡華法氣韻之神妙且能發揚三湘七澤間之奇氣。先看他的人物畫，宋武崇元畫人物，後世稱為「行筆如流水，神采活動」；又吾師長沙人武岳

，工畫人物，用筆純熟，更以神采見稱；后希先生所畫人物畫，殆又竿頭更進一步，「摹仿了敦煌壁畫之形象，以純正的唐人的筆意，寫出了強有力的線條，創造了高度風格，以金鈎線，以墨賦色，其獨特的畫面，表現了唐代境界的肅穆與古樸，同時混合了千古化石的質底變態，也就是唐代壁畫磨練線條之最妙處」（抄呂壽琨先生評語）。看后希先生所作「春到人間」、「靜堂清聲」、「洗象圖」、「白衣大士」、「美人名駒」、「催妝圖」、「鼓琴圖」、「簪花圖」、「洛神圖」、「聽琴品茗」、「賺蘭亭圖」、「木蘭從軍」、「季札繫劍」、「端午競渡」、「孔子問禮」、「千里送嫂」、「中秋對月」、「琴鶴風清」、「臥薪嘗胆」、「歲除歡衆」，諸幀，不但筆法繁細，神采如生，而一股忠義之氣，尤輕透紙背，使人低徊不能自己，筆調清逸高古，猶其餘事。其何以致此？信如桑簡流先生所說后希畫人物，「用寫篆字的筆畫先後」寫出來，筆畫極少，每筆都像刀刻，利用中國原始象形文字的構造，寫出生動的指事會意人物素描」。次論山水。后奇先生所作山水，真可借用「直窺宋元堂奧，融會變化，獨創風格，自得高古清逸之至」一語，作為看他山水畫的基本認識。桑簡流先生說他的「



后希先生畫馬在芭蕉葉大梔子肥

山水樹石完全用渴筆焦墨和淺絳法，意境的簡美，氣韻的渾厚，有超黃大癡倪雲林的地方，看他的「雲垂海立」、「閒聽松風」、「秋山萬寺」、「平林遠岫」、「富春大嶺」、「松雲高岫」、「太乙觀象」、「山亭幽寂」諸作，真有雲煙腕底生，不但深得大癡雲林墨外之趣，抑且大氣磅礴，盎然有金石之味。

最後還要談一談后希先生畫馬。唐人曹霸畫人馬，不但「筆墨沈著，神采生動」，而且「命意高古，不求神似」；李伯時畫馬，「筆法如行雲流水」，「神駿可愛」。元人趙文敏畫馬，雖以伯時為師，而其古淡渾成，若無意標奇處，實得物態之自然，世稱「惟子昂得馬之真」，可知畫馬必求其「真」，方見神氣雄岸，屹然如山。后希先生畫集中，收有「馭馬圖」、「美人名駒」、「奔馬」（直幅橫幅各一幀）諸作，「風骨勁健，用篆體筆法鈎勒，直似漢代石刻唐代塑馬」。這又是他「書畫同源」強有力的佐證。總之，后希先生對寫畫是全部的，真可以說「一筆一畫通神明，够得上稱為近代藝壇傑出的人物，絕非那些祇會畫「芭蕉葉大梔子肥」的畫人所能望其項背。張綬詩女士「胸有千秋筆有神」之句，最能道出看畫人對他的印象。



重 陽

一輛華麗的「百嘉」車，在S中學的門口停了下來；彼得鑽下了車，看看手錶，已經八點十五分了；但他若無其事一般，拖着懶散的步伐，走在通向教室的甬道上。

彼得的父親是一位不大不小的僑領，也是S中學的董事，當然，家裡有的是錢。因此他在服裝、談吐、舉止上，處處表現出公子哥兒的派頭。

第一節是英文課。彼得蹣跚閃閃進了教室，但已為林老師一眼瞥見了。他的屁股尖兒還沒觸着椅子，林老師責備的話已衝進了他的耳朵：

「彼得，你為什麼天天遲到？」

「……………」他一時答不來，只向林老師微笑着。

「昨天晚上，跳舞跳得太遲了嘛……………」不知是誰說的。彼得想搜索那揀他的人，但他只看見全班的眼光都掃射着他，似是一把把亮晃晃的利刀，比那冷言冷語更為難受。「媽的！」他只在嘴裡喃喃，不敢罵出聲來。

其實，人家並沒冤枉他，他常常上舞廳這一點，他不得不承認。而且，昨天晚上確然跳得太遲了，最少有十二點多了吧。在同學面前，他是不怕人家檢簿子不交，連站都不站起來。

「彼得，你的簿子呢？」柯老師一邊問，一邊以炯炯的目光射住他。

「……………」他笑而不答，只舉起手搖了兩下。

柯老師忽然跨下了講台，走近彼得身邊，所有的目光，都隨着轉移。

「你站起來看看。」
彼得莫名其妙地站了起來。

「還好——我以為椅子長出了釘子來呢！」柯老師笑笑地說。

「哈哈哈哈哈……………」一陣哄堂大笑，弄得彼得

學的；但在老師面前，他却不願意人家拆穿他的秘密。他眼睛雖然看着課本，其實心不在焉。他回味着舞廳裡那夢一般的情調，蛇一般的腰肢，星一般的媚眼，花一般的紅唇，水一般的柔情……………不覺如痴似醉，再也無心於功課了。

坐在他後排的湯遜，忽然搖了一下他的肩膀，塞過一張紙片來，他在桌下伸開來一看：「放學該去找露絲吧！」然後他回了一張條子，塞到後座去。

第二節是國文課。柯老師一邊點名，一邊催收書法簿子。按照位次，學生們一個個把書法簿交了上去；可是點到梁彼得名下時，他只坐着應了一聲「到」，別說



十分尷尬。

笑聲剛住，柯

老師又在講台上繼續點名，催簿子。點完名後，他又發問：

「上星期的作文，還有誰沒交嗎？」

學生們彼此相望了一下。

「沒交的站起

來「示衆」一下！」柯老師又幽默地說。

從座位上站起兩個人：一個是湯遜，一個是彼得。全班的目光，都射在他倆身上。

「一對活寶貝！」

彼得尋聲回過身去，却辨不出是誰說的。這時，柯老師的責備又來了：

「書法從來不交，作文也常常欠賬，我不曉得你們究竟來學校幹嗎的？你們站起來有半壁高，也不是沒有腦子的，實在不必等老師來多說話。與其這樣子吊兒郎當，還不如回家去更好：一可以替你老子省一筆學費，二則可以日夜地玩，玩個痛快……」

彼得和湯遜這對好朋友，本來生性倔強，臉皮很厚，但柯老師這幾句話，着實使他們難堪。

「你們或許要說我喜歡發牢騷，恨我不留情；不過，我覺得肩膀上正挑着一種責任，如果我半閉眼，不做聲，便是拋棄責任，不單對不起我的良心，也對不起國家社會！好像你們常常所說：『青年是社會的棟樑，是中流的砥柱。』但是，在求學時期，如果不好好充實知識，修養品格，這棟樑怎麼負得起重任？這砥柱怎麼撓得起狂瀾？……」

柯老師說越嚴肅，學生們也越聽越緊張；他們多數埋怨彼得和湯遜，如果不是他倆偷懶不交作業，便不致連累大家都挨了一頓罵。

第三節是美術課。彼得和湯遜不到十五分鐘，便把畫繪好了交上去，而趁老師替同學改畫的當兒，偷偷溜出了教室，跑到咖啡攤去飲茶聊天。

「老柯真豈有此理！把我們罵得狗血淋頭。一些芝麻小事，就大動肝火……」湯遜先打開話匣子。

「嗯！怕他什麼，難道他敢把分數記成不及格？難道他不知道我老梁的來歷，不怕飯碗跳舞？」

「放學後，去不去看露絲？」

「去！當然要去！你不想找茉莉嗎？」

「可是，她近來對我似乎冷淡了不少，每次約她出來看戲，結果都失約……」湯遜的眉頭打了結，心上壓了一塊鉛。老實說，功課不好，他滿不在乎；惟有失戀，於他才是最大的打擊。

「是不是你得罪了她？……」

「不！我沒得罪她呀……我想，爲了我窮，所以

她瞧不起我……」

「我想，茉莉和你，都是運動健將，可說：「志同道合」，不至於存着封建思想吧。」

「她本身倒沒有什麼，聽說她的父母却很勢利，要把她嫁給有錢人呢！」

「如果她本身沒問題，你可鼓勵她脫離那個封建家庭呀！」

「叫她脫離家庭？脫離了又怎麼辦呢？大家初中都沒畢業，要怎麼生活呢？」

「嗨！虧你是個運動健將，胆子却這麼小！」

「可是，主要的問題，還是在她瞧得起我或瞧不起我這一點，所以我同你看露絲，請她幫幫忙。」

「好的。我叫露絲一定幫你的忙，她們原是很好的朋友。——喂！老湯，你瞧，露絲怎麼樣？」

彼得這麼一問，倒叫湯遜摸不着頭腦。

「怎麼？露絲不是和你很好嗎？」

「不錯，她和我很好。但是，我是問你她長得够不够漂亮？配不配做終身伴侶？」

「她比起茉莉，不是漂亮得多？怎麼？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我以為她的臉孔固然漂亮，人也熱情，可是够不上健康美：胸坎不够高，大腿不够肥。一句話，缺乏肉感！你瞧，像瑪麗蓮蒙露，或是伊漱惠連絲那些明星，多美！多够味兒！」彼得說到這兒，不覺眉飛色舞，口水四濺，好像瑪麗蓮蒙露就立在他面前似的。

「老梁，假如你認為露絲不够美，不够理想，那你為什麼又要愛她，和她發生關係呢？」老實說，在湯遜心目中，露絲是個難得的美人。假如他能變成彼得，那是多麼快活。

「噯噯！你這傢伙的思想，也是這麼封建的！戀愛是一回事，結婚又是一回事；難道戀愛了就一定要結婚？假如在戀愛期中發現了對方的弱點，難道，也要勉強結合下去嗎？……」

湯遜聽一下手錶，截斷彼得的高論：

「差五分鐘要下課了，快回教室去「應卯」吧！」彼得和湯遜這兩個活寶貝，在初中一二年級時，曾兩次留級而今總算到了畢業的階段。在他們自己想來，文憑必定可以到手的。但是那會料到事情又有波折呢！因為平時吊兒郎

當，不肯用功，考試時惟有作弊的一途了。當畢業考試時，自然也不能例外。不幸兩個都失手，第二天，訓育處的揭示牌上，貼出了一張佈告：
「初三辛級學生梁彼得於英文考試時作弊湯遜於數學考試時作弊除將該科分數



取消外並各記大過一次以示懲儆

此佈

彼得看到了，以名譽攸關，便唆使湯遜：

「老湯，把它撕下吧！他媽的！」

「這個……這個……」湯遜有點猶疑。

「這個這個什麼？把它撕下來就是！有事情包在我身上！」彼得拍拍胸脯，以証明自己確係英雄。

湯遜平時得到彼得不少小惠——譬如喝茶啦，看戲啦，跳舞啦，概由彼得付賬，所以彼得如果有什麼吩咐，他也不便推辭；正如俗語所說：「受人錢財，爲人消災。」

湯遜看看四周無人，便偷將佈告撕掉。彼得拍拍他的肩膀說：

「這才够朋友！晚上請你上快樂舞廳跳個痛快！」

幾天後，學校放了榜，在一張兩百餘名的畢業生名單中，彼得和湯遜都找不到自己的姓名，這種精神上的打擊，不免使他倆暗暗感到難受。過去兩次留級，倒無所謂，而此番不得畢業，着實覺得羞慚。

接着成績報告單送到了彼得父親手中，這老頭兒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不免大發雷霆，他把彼得叫到面前：

「你這畜生，看你在學校裡是怎麼鬼混的？你瞧！英文二十一分，數學四十八分，連美術也不及格，只有五十分。操行呢，考試作弊記大過一次，列爲丁等，不但不能畢業，還要退學。你這畜生不長進，就誤了你自己的前途，我倒不管你；可是，我是董事呀，你丟了我的臉是不可恕的！你這畜生……」

彼得被罵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呆呆地立着，不知所措。幸而他母親聽到罵聲，趕到客廳來爲他解圍：

「什麼事啦？什麼事啦？……」

「哼！什麼事，問問這小畜生！人家初中三年畢業，這畜生讀了五年不能畢業，操行不好，還要被開除。你說氣不氣人？」

「彼得不是說學校裡的教員不好，不會教書的嗎？……？」做母親的多數溺愛子女，不免爲兒子辯護。

但是梁老頭不等她說完，便搶着咆哮：

「你這老糊塗，要相信他一派鬼話？自己懶惰，不肯用功，還要把罪名推到老師身上，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呃，孩子年紀還輕，你這樣認真做什麼……」

「什麼？二十歲了還說年輕？看他長進，將來怎麼過活？」

「你又何必說得這樣子嚴重呢？縱然孩子書唸得不好，以這種家庭，也無妨礙，橫豎不必叫他去當教員，只要會打算盤，會做生意就得了。」

「哼！你還不知道，這畜生常常到舞廳去跳舞呢？賺錢的本事學不到，花錢的本事倒有了！」

這時，老婦人推推她兒子說：

「還不到書房裡去？」

等兒子走後，她回頭對丈夫說：

「噯！還不是你自已不好？討小老婆啦，跳舞啦，做壞榜樣給兒子學！」

(完)

我答道：「如果我不這樣做，一定不會知道的，因為人們傳說關於天地會的故事各不相同，現在由我親眼看見，當然不會錯誤的。」

「對的，各色人的想法也是這樣。」他又說：「昨晚有華人在甘榜·吉藍，那斯拉尼的家裡搶劫。」

「是的，先生，我會經聽見這消息，但無論如何，先生不妨守口莫言，說不定先生的屋子也會發生這樣的事哩。」我說。

「是的，但是我以為要叫人去捉他們，路途是很難跑的，因此必需等到路途修好後，但是現在我要叫警察和偵探去偵察他們。」

「先生，是應該這樣，如果不去理睬它，他們會時常這樣幹下去的。」說了後，我向他致敬辭別。他跑去警察廳，我也回家去了。

那天下午 我聽到消息說，當我離開後，古勞福先



押都拉·門西著

姚鴻聲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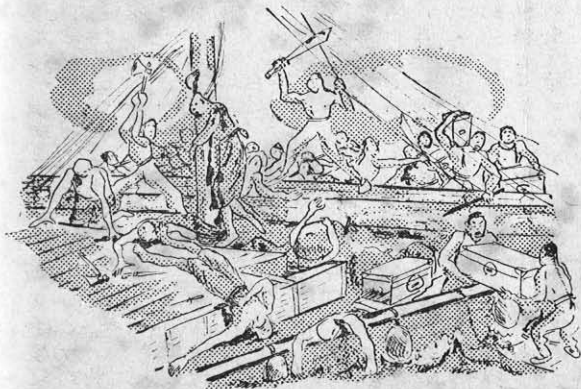
生命命十二個偵探帶着武器，長刀和插上匕首的長槍，以及兩個警察，出發去查那個基督教神父的贓物和痕迹。不久他們備妥一切爬上山去，到了半路的華人農園，即我會駐足吃東西的地方，他們看見一個華人才睡醒起來。當他從屋內跑出，想去洗淨面上塗滿的黑炭時，就被他們捉住，並帶回新加坡去。他被帶到警察署審問。他偽裝啞子不會說什麼話，雖然問了許多話，並拷問他，他總不開口。因為天已昏黑，他便被關在德洛亞突的監獄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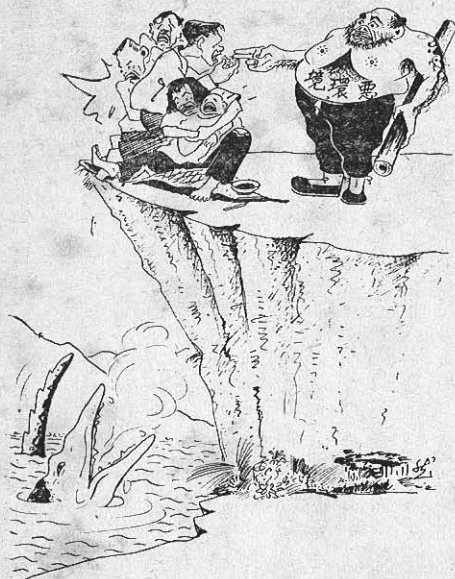
那天晚上，大約二點半鐘，他的同黨二三百人手執武器，由山上跑下來，把監獄打開。他們都手執利器，一半看守着樓梯，一半看守着路口，那般看守監獄的偵探，為顧全生命起見，都跑得精光。在樓上住着的警察也從窗口跳下逃生，那般華入把監獄打破後，救出他們的朋友，都一齊跑上山去了。那些逃出的偵探和警察，

跑到警察署去集合了，全體偵探再回去搜尋，已不見人影了。

埠內的人聽了這消息後，大家更加警惕，一到晚上大家都看守門戶，不敢出外。在這時他們才談及設置偵探，每晚在各巷口看守。有一晚，天地會的人下來，到了甘榜，吉藍附近的甘榜·多比，人數共有二三百名，手執「把麻」火炬，並帶有武器，那晚恰好有偵探看守在那邊，但是當他看見了這情形，便飛也似的跑掉。大約有三四十四人在巷口把守，其他的便跑去打開洗衣店的店舖，敲開箱籠，有些拿店裡洗好的衣服。店主被縛在柱頭上，鎖匙被拿去，所有箱篋都被打開，金飾物和貴重物品都被搜羅淨盡。隔壁屋聽了這嘈雜聲，也沒有一個人敢開門出來，如敢開門出來的，馬上被斬成肉碎，並把手指兩隻斬斷。他們勿忙地關好門戶，害怕得不敢出聲。那般人爲所欲爲地搶了一間又一間，共有三間屋遭難。守巷口的盟友於是吹竹笛，他們聽了後便一齊動身。但守門的人如果有三個，便留下一個，如果四個便留下兩個。他們一隊人跑到很遠了，又再吹竹笛一次，各間屋的門口只留下一人，其他的都走了。過了一刻，又再吹竹笛，留下的人都趕上他們的朋友一同回去。隔壁屋的人覺察到外面已經寂靜，知道那般人都跑散，才帶着恐慌的心情把門略爲打開，並拿木棍在門縫裡撩動，探看究竟有無人在守門。後來覺得沒有動靜，才跑出來大聲叫喊，接着其他的人才出來拿火把和武器，一齊跑到被搶劫者的家裡去。但見屋主都被縛在柱上，屋內

傢俱散亂滿地，箱篋都被打開，貴重的東西都不見了。他們趕快解開被縛的屋主，大家都吵鬧着，過了一刻，偵探才跑過來，僞裝在四處尋找和追趕賊徒，但是他們的胆怯天主也知道，他們當時都怕得想鑽進母親的肚子去藏匿的。這種事件有時每晚發生，有時隔一晝夜才發生，過了一個星期，「公班衙」（政府）的大炮每晚八點鐘和早上九點鐘都開炮一次，搶劫的事件才見稍歇。在海邊英國人的禮拜堂附近，每晚有一武裝偵探輪流在看守那大炮。很奇怪，有一晚那座大炮和偵探的手槍等都失掉，直到現在仍未聽見它的下落。一般人都懷疑這又是天地會的華人幹的事，大約過了半個月後，有一艘暹羅的大舢舨船，企圖駛





迫！

司徒然

入新加坡的港口，因為風浪很大，那船停在丹戎加東的海面上。有一晚天地會的人，約有一二百名坐了木船來，爬上那暹羅船去突擊。許多船員被殺死，有些跳落海去逃生。他們把黃金和貨物搬過他們的木船，等到木船裝滿了，才回到山上去，有的從新加坡後港駛回去。兩天後，跳落海的船員半數溺死，只有四人生存游到岸邊，他們向警察控訴一切經過的事，地方官下令屬下到那艘大船去調查。一大隊的偵探跑去調查，但見六七條屍首橫陳在船上，身上刀痕處處。全船都是血腥的臭味。船上的東西散亂滿地，所有箱籠都被敲開，裡面的東西

都被搶一空。警察把船駛進港口，並由幾個偵探看守，後來想法去偵察幹這事的罪犯，或者可能找到充份証據的贓物。經過多方的調查，也查不到什麼踪跡。大約有一個月後，得不到什麼消息，結果當局交還那船給那生存着的船員駛回去。

我不要把華人天地會的事再說下去了，當時那個會在新加坡太過自由，他們的舉動並不顧及羞恥和禮貌。因此許多天主的兒女的生命和財產都被殺害和搶奪，好幾百個地方和人家住屋被搶劫，我都不在這裡叙及，我不過簡單的記述一些而已。但政府的大人物都靜默着，他們每天坐着馬車，桌上也擺滿了食物，屋內燈光輝煌，幾十盞古式燈在點着，每月也領得好幾千元的。因此連為害英國地方的事情，他們都置之不理，耗盡政府的財產來支付他們的薪金。我知道在這樣長久的時期內，其他種族的國內，如馬來亞、中國、亞拉伯等國家，也有很多搶劫殺人的事件。在這同時，英國人的新加坡境內，天地會人強橫地也任意在各處搶劫。搶劫過後，早上五點鐘大炮還發出炮聲，我常從夢中驚醒，我想：那些人能够為所欲為，是因為當時各人沒有方法帶着偵探和武器，到他們聚集的地方去，故此政府暫時在工作上採取忍耐的態度。不然的話，那些人早被政府消滅掉。古勞福先生在那時才開闢上山的道路，當時還沒有許多政府公務員來到新加坡，故此政府很難迅速地進行這一種工作。

獅城與馬來散記

—— 評魯白野的創作 ——

馬 摩 西

戰後星馬文化人，在求純本地性文化發展的口號下，會產生不少內容豐富值得一讀的書，其中最引人重視的，莫過於出自一位默默無名的青年作家手筆的新著——獅城散記（一九五三）和馬來散記（一九五四）。兩書由星洲世界書局發行，顧名思義，寫的一定是星馬兩地的史事，但經我們仔細閱覽後，竟發覺是偏重文藝特質的佳品，由任何角度去評衡它，都富有化腐朽為新鮮，化平庸為神奇的妙用，使枯燥無味的史乘，變成極親切，極生動，而富有靈機的文獻，讓我們這些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癖好的人，頓生一番難能可貴的感興，証實本地人並非是永不能建立本地文化的。

雖然馬來亞居住的多數華人，不了解過去祖先們開闢荒野，建立樂園的奇蹟，但看了白野先生的詳實報導，必發出會心的微笑。

你且看他在馬來散記的楔子中坦白地說：「當然，我是愛那春山如笑的印尼土地地的，我的年青的學習日子，大半是消耗在它的慈愛的腳脯上，我的青春的愛，也分了一半給它；但我更愛馬來亞，我絕對不會忘記這孕育我的純潔而耿直的靈魂，教育我怎樣在沉重吃力的生活重担下，伸直了腰站起來的可愛的故鄉。因此我時常告訴自己，要好好地去替它寫一部傳記喲！我要把故鄉長成的過程忠實地記錄下來，要親切地寫我們的先人曾經怎樣流了無盡的血汗在努力開拓它，耕耘它，創造了一個幸福，繁榮的新天地。」這算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內在力量，促成了年青的白野，經過相當時的苦讀耕

耘，磨鍊成爐火純青的寫作技巧，這不是偶然的。我們只看他抓住了主題——「僑胞到馬來亞來開拓的歷史，共分三大類：一、從遼遠的年代到明朝，國人乘了原始

的大雞眼木造船到馬來亞作和平的貿易活動。二、明朝欽使鄭和太監扶助滿刺加王朝立國的時代。三、十九世紀至今，華僑努力的大規模輸入，由神聖的勞動創造了馬來亞以種植業（首先是甘密胡椒，以後就是樹膠。）及鑛業（尤其是錫鑛）為主的繁榮。在這三階段中，我們都能維持中馬兩大民族間的親密的和平友誼，相信我

們還能發展它。對馬來亞的將來，我仍是很樂觀的。」

上述三大類，若我們按照習慣上的看法，總難免引經據典一番，或把故紙堆中殘缺不全的史料，原原本本地搬出，但作者却別開生面改變治史的作風，就正像司馬遷的史記，把文學的靈魂，活生生地鑲在病入膏肓的史蹟裏，也像大仲馬寫的三劍客，使讀者誤認是新聞。

會憶一九五三年獅城散記問世時，許多作家，曾為文介紹過，有的指明了它是一首敘事長詩，把先輩的勞蹟，變成一件足資賞玩的藝術品，也像一齣可歌可泣的

悲喜劇；我的感受却像在國外喜吃希臘的青果橄欖，咀嚼之下，益覺其味津津。某次我同幾位雅好文藝的朋友，話題轉到白野的作品時，有一位却賞識他所標的題目，五十六題連綴起來，變成一串珠子，末看內容，先看題目，就能領略許多常識，你看他的馬來散記吧：

「中國與馬來亞的古代交通，鄭和與馬六甲，古城兩題，馬六甲英華學院，舊柔佛的歷史價值，柔佛州的開發，潮僑開發的柔佛，柔佛州的港主制度，吉隆坡開基人葉亞來，拿律之役，峇峇的文學，甲必丹制度的盛衰，馬來亞膠業史的發展，馬來亞的錫，米的生產，船的故事，陸上的交通，胡椒和甘密，香料的貿易，勞動的象，蛇年談蛇，南方的牛，錫之國——霹靂，柔佛剪影，從彭亨到吉蘭丹，古成札記，檳榔的島，在吉達州獨步，丁加奴——河流的國度，馬來民族的拓殖，談馬來亞的歷史，馬來紀年，阿歷山大大帝之謎，民族英雄漢都亞，萊佛士的文書鴨都拉，紀念萊佛士，創建檳城的萊德船長，拿督翁叛逆起家，印度人的拓殖，印度文化的影響，馬來文藝，談馬華字典的編輯，馬來古法，森州的母系社會，土地法的變遷，回教東侵，回教今昔，馬來人的戰爭觀，古城的陷落，馬來劍，馬來劍的神話，北海浮炮，馬來古炮，芙蓉的神話，石船上，影子戲。」

內容最長的不過八面，最短的却只有兩面，這些題目，由表面上看來，有遊記，有雜文，有傳說，有故事，有詩歌，有論文，但都滿含着歷史性和趣味性的原

素。我們再看他獅城散記的目錄，連綴起來，好像一篇史詩，我再錄出來看看：「十九世紀的星洲華僑，陳澤生這個人，吾僑怪傑胡亞基，太平天國之民變，和平老人林文慶，峇峇社會，華僑的廟，星洲的私會黨，美麗的噴水池，萊佛士登陸情景，萊佛士與華僑，萊佛士智取星洲，英人取星的幾個條約，初期的官民關係，史各脫和狄更司，星洲的總督，馬來民族的形成，馬來民族的言語，原始馬來人，馬來人的抒情詩，馬來人的神壇，奴隸之鄉，奴隸制度的盛行，單馬錫的由來，鬼故事，今古運動場，獅城的誕生，馬來來的時候，南方的馬車，馬車夫之亂，火的洗禮，消防隊的故事，十九世紀的生活剪影，升旗山史，星洲的山，在新加坡上岸，星洲的街名，丹絨巴葛，大鐘樓，新年懷古，從龍談起，虎語，憤怒的加拉卡多亞，海盜，取人頭謠言的起源，老腳扣開口，錢底零篇，弔古墳場，井及其他，第一個攝影師，第一間郵政局，星洲的甘榜，賭馬史略，星洲警察的沿革，無冠皇帝的苦難，旁聽百年記。」

在馬來亞居住的人不懂得馬來亞，如果說我們是渾渾噩噩的文盲，這可以有原諒的餘地，知識份子對當地的情形生疏，那就令人費解了。多虧白野有先見之明，把文化沙漠的領域，豎立起一塊足以識別好壞的標號，讓盲目的人有揭開眼簾的機運，讓只善空言，抹煞事實的人，有自愧弗如認清立場的覺悟，頓生借鑑取益的意志。難怪那些來自遠方的高等動物，常常對無辜的馬來亞華人，作了不着邊際的批評。最大的原因，就爲了我

們缺乏供人易於了解的記載。

說也奇怪，白野竟單槍匹馬，進入一個滿佈毒蛇猛獸的大森林，以及充滿瘴氣病魔的荒野裏，找出了他認為急需的靈芝草，當做他醫治怪症的仙丹，也等於他說在炎熱的大暑天沿街售賣，使人舒適身心的清涼散。

我確實發現有許多勤於讀書，喜愛文藝的青年朋友，在樹蔭下、在大海濱、在草坪上，仰臥着或垂着頭，在欣賞這文情並茂的新著——獅城散記和馬來散記。

你說本書的著者白野，是三頭六臂的奇人嗎？或他已掛上了大學問家，或文史學博士的大頭銜嗎？他的寫作能力爲什麼這樣高強，我把他在兩本新著中的序文，摘錄幾段來認識他吧，他說：「深夜閉門聽雨，不如挑燈夜讀著書，或是撐起了一把破舊的雨傘，到隔壁馬來老人家中，聽他誠懇地向我傾訴他冗長的夜話。」這是他專心寫作，或採訪資料的自白。

關於生長的經歷，他又輕描淡寫地說：「我是誕生在吡叻河的岸上。吡叻河在它自己的記憶中，是一個時常攪起了滿江波浪在發怒的巨人。在雨季中，人們就會害怕吡叻河的突然憤怒，滾起了混着濃黃泥漿的高潮在泛濫。幼時在育才學校讀書，就會經見過發自吡叻河的洪流，把整個怡保鎮都淹沒了的情景，父親還得僱人划了一葉小舟，到學校帶我回家。之後，自己也像吡叻河的流水，從未間斷過地在流浪：到拿乞、萬里望、金寶、紅毛丹、檳榔嶼、馬六甲、新加坡。就是到了印度尼西亞之後，自己的生活亦從來不會在土地上牢牢地長了

堅強的根，還是萍蹤四處，在作一個青年飄泊者。兜了足足十二年的圈子，我又回來了；回到新加坡，一個英京的城，回到馬來亞，一塊還是豐沃的善良的土地。」

够了够了，我不再多舉例子了，這也足以說明一個人的多變的生活真相。有了旅行（著者謙虛爲流浪），就有多見多聞，蒐集寫作資料的機緣，波折的生活，才能磨鍊出多方面的人生見解。我相信在漫長的歲月中察往知來，白野的文絲（思），當更能把馬來亞以至於南洋的今古奇觀，交織成一幅巧奪天工的彩絢錦繡的。

除此而外，我們很希望白野多介紹馬來詩歌和文藝創作，在他的兩本新著中，我們已發現他在這方面的優點，不論以人物爲背景，或以景物爲體裁，都有超水準的成就，我每次抽出時間來欣賞他的著作，都有再讀的情趣，我認爲中等學校的同學應把它當做文史補充讀物，在寫作技巧上或認識馬來亞的歷史方面，大有助力。

有的人要看一場電影，多先看影評，必生出選擇好壞或符合胃口的斟酌，以免浪費金錢和時間，看書的人也該多看書評，懂得看書的人，他自會具備選擇的能力，我們常常感到當地寫書評的人太少，常使一種好的作品，失棄讀者的注意力，況且，一本名著的問世，也常遭遇種種無謂的波折，但經人作持平的批評後，必不脛而走，風行一時。總之在發展馬來亞化的過程中，書評該佔重要位置，應使有價值的作品，如溫暖的陽光，能照射每一個讀者的心田，不至於被烏雲遮蔽，這是我們所應注意的最起碼的觀點，有提來討論的必要。



迎接一九五六年，每個人的心頭都建立了新的希望。正像草木的枯榮，在歲月的交替中，枯竭的小溪又泛了春水，落葉的斷梗又生出新綠，種子在泥土裏發芽，幼苗成長高樹。蕉風出版到第五期，可以說是渡過了「學走」的階段，今年要開始邁着大步

了。

本刊創刊以來，感到詩方面的創作最缺乏，希望大家多多供稿。這次怡保同學林子基的三首小詩，是仿馬來詩歌「班敦」體的試作，其中以「願」一首最有情趣。這種嘗試很值得鼓勵。

在這裏特別向大家介紹，本期封面內，攝影佳作「寫生」的作者林樹華。他居住檳城，以踏三輪車為業，喜愛攝影，在攝影上曾下過一番功夫，他的作品時常入選國際沙龍，可見藝術倒不歧視窮苦人家，只要努力，便有成功。前幾月，報上曾發表過一則新聞，說到：一位三輪車夫，在街上背着一架新相機，被馬打誤為偷竊，而捉向官里去，後來至相機店查向，才知道他蓄錢購的，莫須有之罪大白。這一段，便是他的故事。「寫生」一照，是他在去年十二月十日，畫家陳文希赴檳城漁村作畫時，拍的。

另一個好消息，便是陳文希先生已答應為本刊繪封面畫一幅，近幾期內可與讀者見面。

天津飯店

TIEN TSIN RESTAURANT

星加坡鈕嗎吉律一六一號

No. 161 New Market Road, Singapore.

Telephone: 20701

經理：王忠山

門面裝修

煥然一新

冷氣設備

涼爽舒適

北方食品

應有盡有

隨意小酌

日夜供應

勁節凌霄（國畫）

曾后希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册二角